

卷五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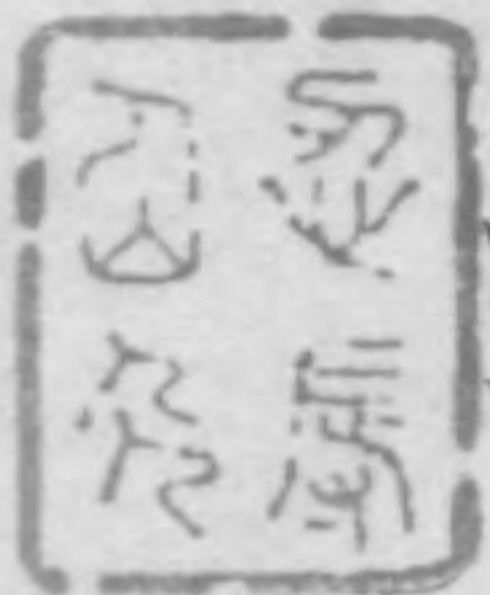
八觀
兵法

法禁重令
法法



管子集註

長白達廷書藏



管子卷第五

八觀第十三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

通橫通謂從閭閻不可以毋闔也闔扇宮垣關閉不可

以不脩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

道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

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

劉

玄齡

續補註



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慙

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禁罰威嚴則簡慢之

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

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

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

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

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日

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

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

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

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

之廣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

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

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

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

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

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

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

易殂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山曰麋鹿食薦

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

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金

玉雖多時貨謂穀帛畜產也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

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初官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

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不足以養其民城大而人

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官營大而室屋寡者其

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

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困倉

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官室美訊家無積而

衣服脩訊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

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殺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

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

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

以生生於母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
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
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
也

課以饑計師後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績按方一
本作為百可
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入
少可以就山澤

利便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
去山澤就原陸而山
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

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

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
貨利則

妨農功故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賦重則粟賊故人
遠行而糶之或遠

上賦重則人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賊故人
遠行而糶之或遠

人未則國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

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

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有
凶災故謂小凶也小凶三年而大

凶比二年不熟
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
復蓄積難相

振濟但苞粟升
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母事則稼亡三之一

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
於田稼亡三之一也。績按前作計師後則此師乃
師役也謂興師後一分則相連者衆而為二分是十
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二之一矣

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齊矣陸已

之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毀損蠹瘠者也什三之師三年不解非有

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年而三年不解比當

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績按別本註什二之稅三

故曰山林鄙近草木雖美官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

是何也曰大本不可獨伐也大本不可獨舉也大本

不可獨運也大本不可加之薄墻之上凡此必資衆

故官室必有度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夷禁發必有

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官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

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船網不可一財

而成也必多財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

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

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民非作

力毋以致財天下績按當作夫之所生生於用力

天下所以有其實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

財毋已財從力生故用力財不故曰

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民毋餘積

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為盜衆有遺菴者其戰不

必勝戰士飢則力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

至故守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

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後觀臺榭量國

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膏

化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鬪無鬪也閭閻不設出

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賤之民毋自

勝矣白從也無不設備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日則

場圃接鄰家子通樹木茂好非者宮墻毀壞門戶

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

游宗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時毋會同鄉里每

會同所以也結思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

白生矣鄉里長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廉論賢不

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

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從

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

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

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

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君於衆上及行其賞

翻在衆下故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

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

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金玉貨

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不論志行能便則

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材能而在尊位則民

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

戰矣豪傑材臣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

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

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

國之情偽竭於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

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

而強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華民與不

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踈遠謂其法虛立而害踈遠而不行

親近故曰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賤爵祿而

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然則眾必輕令而上位危則有無君心

則有無君心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則有無君心

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

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焉也地

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徒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

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故曰置法出令隨衆用

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亡之國也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

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績拔一作公道然則與國不恃其親

而敵國不畏其疆已以為強也豪

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

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

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

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然則

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逐無良臣豪傑不

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困倉空虛民偷處而不而外

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君然自毀故曰斗穡與
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
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
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私刑殺
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爵祿毋
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下亂於上
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強而治

矣

三者即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
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強莫不從理矣○
按藏於官謂
於君府也

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
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
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
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以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
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廢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一
績按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
法是下與守法官並陳法上與
制法君並操權而分其半矣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

耻負猶被也齊法制者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

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礼矣亂國之道易國

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

須禁之也

聖王既没受之者衰不嗣君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

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思

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已也○績按別本註君能失德

則大臣必作福作威以射人心使之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

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

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之唯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

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

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人心一

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

猶不能以為安也

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

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為叛亡之黨也行

公道以為私惠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

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

容受博也

聚徒成群

蓄黨

以威

上以蔽君下以索民

附求人

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

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

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歲祿於室毋事

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王官私君事去之

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

者聖王之禁也目既非其人故其人也修行則不以

親為本簡孝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邀虛舉毋能進毋

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已賜臣或下交於人

恩舉人則以為已勞為奉國賢特之仕人則與分其

祿者薦人令仕得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

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未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

其君上下取於人輕然不難削上以附下枉法以害於

民者削上威而附下成恩在聖王之禁也

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

則業富祿寡而資財多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

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

拂世非上反違法制

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

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勞也。身無

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

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

也。問其有言議。每輒為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

聖王禁壺士以為亡資。脩田以為亡本。士以為亡去。

之資若趙孟之為又脩宮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

田業以為亡去之本也。私養其生。雖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備

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然後君夫

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之以去就。聖王之禁也。審飾小

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遠交以踰

也。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去。聖王之禁

也。卑身雜處。不簡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

行。怪之隱辟倚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道上而道民

者。隱行避倚。所以遁上。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

法行。大為言譽以為。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聖

王之禁也。守委間居。博分以致眾。守其委積以開居

勤身逐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

買譽。濟施人貨財所。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

求。聖王之禁也。行僻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

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

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

以蔽惡為仁

朋黨有惡相為隱蔽用此為仁

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

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

於上深附於諸侯者

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

外深附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

於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礼以自見於

國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從容養民謂之

緩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飾許以釣君利

謂之漁利因少攝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

聖王之治民也道則使無由

得其所利

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

樂其群務其職營其名而後止矣

能如上帝則故踰止而循常也

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

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

脩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

絕邪所靜而治之也

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布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

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

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

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汜民之本本莫

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蓋令者死增益令者不行令

者死番令者死故當行而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

赦惟令是視設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

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

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

恣於已以為私日吏奚不喜之有信公則得成私則

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

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

不可得也上下危也令出而番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

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

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

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有官

百官則是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

威下分也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

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

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

人將以此買譽成名

凡此皆上開其隙則

故令一出

示民邪途五衢

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開

而求上之

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

五衢開故也

菽粟不足未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

未生謂以木業為生者也

而工以雕文刻鏤相榫也謂之逆

榫驕也人有飢色反

以雕文相驕

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

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榫也謂之逆萬乘歲兵之

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

分役相程也謂之逆

社稷有危人皆當效死今反以無分後相驕故謂之逆

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

故不為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為死節也

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

事便辟以貴富

諂事便辟以得貴富

為榮華以相榫也謂之逆

不義富貴志士所以耻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經常也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

無能受官謂之誣上

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

撓法從私謂之阿黨

竭能盡力而不尚

得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

受命受祿不過其功不

多也服位不侈其能

不以母實虛受者

後受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

錄從君也所貴賤不違於令遵法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

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也毋踰等之服禮而也謹於鄉

里之行信而也而不違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也國之經俗

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也務時殖穀力農

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

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

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也民不

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也便辟得進毋

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知小人臣下

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不人心倉廩空虛財用不

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

吳見一尚制光兼有乎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

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

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

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

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

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三二而求令
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覲
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
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
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師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
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
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
鄰即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
強大征伐不能服於天下而求霸於諸侯不可得也

威有與而立

立亦下威者

兵有與分爭

征伐有自出

德不能

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

鄰矣天道之教人心之變

所以與危亡為鄰則以天道教終人心變易故也

天道之數至則反

終於下者反於上

盛則衰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

人心

之變有餘則驕

不足者驕則緩

急夫驕者驕諸侯驕

諸侯者諸侯失於外

天子驕則諸侯叛

緩急者民亂於內

驕急者必亂

必輕於始

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

驕急者必失外亂內

此天之

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讓

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強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

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

能自有其國乘正天下。續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

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成此三

者縱自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

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

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仗

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

也言六器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雖

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

佞玩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

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

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

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

毋為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民毋為自用則戰

不勝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損益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六

法法第十六

不法法則事母常

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

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下行

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

脩令者不審也

以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不行則

賞罰輕也

脩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

不信也

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賞罰而猶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

房

玄齡

註

劉

績補註

先之也

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

故曰禁勝於身

身從禁也

則令行於民矣

聞賢而不舉殆

聞賢不舉不若

一聞善而不索殆見能

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

殆危人不能廢人而復起殆

既廢更起或

可而不為

殆可為而不為

足而不施殆

疾必生

幾而不密殆

幾事不密則害成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

危所謂君不正言直

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

自策謀母人主孤而母內

則人臣黨而成羣

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

使人主孤而母內人

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君不察之

過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

有大過然

民毋大過上毋赦也

不赦則懼而脩德不敢為非

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

所謂積小而成大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

有罪不誅則安用敬

惠行則過

日益非恩不恭

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

姦不勝矣

待赦也

故曰邪莫如蚤禁之

母使滋蔓難治也赦

過遺善則民不勵善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

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

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

求多者其得寡無厚則難供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

多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

莫和非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令而不行則

下凌上不稟其命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

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

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

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

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

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

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

明君在上位民無敢立私議自責者立私議者必國

用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固不作可怪則嚴

公議禮士皆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

儀畫制謂更畫制此畫以法誅之故疆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

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

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

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今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

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

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况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

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

之民於上不行君令不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為易國之成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

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

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

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

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愷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

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母赦者小害而

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脩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

母赦者痊也睢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續抄

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

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是故

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

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

文有三侑

侑寬也

武母一

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

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

故惠者民之仇讎也

惠者召其禍故為仇讎也

法者民之父母也

法者生其福故為父母也

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也

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

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

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

利民無游日

無游閑之日

財無砥滯

滯久積也

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

未布而為

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予也

上妄予下則功臣怨功臣怨而

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

令未布而罰及之

所謂不罰而罰

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

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曹黨起而亂賊作

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

即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

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

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者立則主位危矣故

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

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

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

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為之用者寡則

卑則人主安能不歆民之衆為已用也使民衆為已

用柰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

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

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謗○續按當民不誹議則聽從

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無常經

國無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

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

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

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不可用也夫至用

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

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

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至此極則

其可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

所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

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此極

行民皆舍之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素故善用民者

軒冕不下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度以軒

私憾妄以斧鉞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

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

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

轉猶避也。績按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

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

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

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

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也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

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

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

也故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

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

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

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道之

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

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官而有利然

後可以及物令者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人主失令而

敵失令則為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殺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

矣勢在下則君制君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

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

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在子期年子雖不

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之

也臣有殺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

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

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

也

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
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
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
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
則左右不為通於其事既出而不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入而不得至於
為通於上其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而不得至於
事遂漸絕也故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而止此
也故出而道止謂之壅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滅絕侵
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
也非政之不行自致侵壅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

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
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
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
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
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二者中立故過者
逮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
過與不及故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
正不及於仁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法之

侵也生於不正

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

故言有辯而非務者

言辯

而浮誕則非要務也

行有難而非善者

行難而詭怪故非正善也

故言必中

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

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

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

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

績按倍古背

字同餘

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

一曰

管氏稱古言故云一曰績

凡人君之德行威

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

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自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也自

補故曰能自得師者王

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

之高卑

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

有故

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

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

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

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人以富畜貧亦可

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

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

此六者以畜其臣

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

人臣亦望此六者以

事其君

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御下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所以相合皆

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

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君子有

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令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

也智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

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

之牽率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故曰瑕牽瑕蔽壅

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

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

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一曰賢人不臣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

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

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

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

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

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

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先民服也

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

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

接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指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

為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

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既不知古而易其

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

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

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

焉賢士必脩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

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

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也而後動明君

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於心忠臣直進

以論其能忠臣必直明君不以祿爵唯賢忠

臣不誣能以干爵祿能而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

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今以誣

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

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臣度之先王者

臣管氏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臯陶為

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

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

服事任官皆廉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

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勢

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中人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

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六國之君則無百進之

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

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紆紆失之

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

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

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之理難明故惑也此

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既

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無以自衛傷國

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

土之濱莫非王臣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

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用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

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

也君之所專為在於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是

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

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

道正之止不安

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智吾情偽

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

為敵謀我所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

者重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章行邪者久而不

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

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

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成於親不為君欲變

其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

民勝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明一者皇祭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實未分至一

者也夫皇帝王道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

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盡於德今代之用

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

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日行師十萬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

雖令得勝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此四者用兵

之禍者也勝多死因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外言

兵而國不危矣則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舉兵之日而

何為而不危矣則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舉兵之日而

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

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

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

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

其民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教器備制則有制也

有制則法度審則有守也有守則討數得則有明

也有明則治衆有數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敵有理

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識勝明理而勝敵明理而勝敵

者在於定宗廟宗廟遂男女男女官四分官四分

則四分則四分官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一衆治民

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野無吏則無

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情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

故下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故曰早知敵則獨

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

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

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穷穷皆重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

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儼裝也所以起也所

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

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

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

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教謂坐起三曰教其足以

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

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

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

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

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

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韞章則載食而駕韞韞也謂韞其章而

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

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

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

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

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故敵發乎不意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准利

故亦無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器成教施追亡

逐道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

守恃固不技技多恃固之守必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

番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而無敵謂身居四

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行不番謂法行彼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器成教施散之無

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也屬士

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利既屬械之進無所疑退無所

匱敵乃為用既無疑匱敵乃凌山阮不待鈎梯習山

歷水谷不須舟楫謂遠歷而渡徑於絕地攻於恃固

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

存厥寶王必選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績按寶

疑寶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衆俱入非獨也故不

此下寶不獨見與精勇故莫之能歛實玉所以孔神

放此

使無水旱之災

故取之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盡而不

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室五皆非彼所意畜之以道則

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也輯諧輯

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

定一至行二要縱二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

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管兵不知也故能

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無守也故能守勝無

謂不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

伊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以德其次一之

不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能以破大勝也訛之不以

變亂計變也乘之不以詭乘詭計不勝之不以詐詐

詐一之實也凡皆此至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號謂十力

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標

也凡此皆我守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

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利適器之致

也兵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

者則教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

敵器既不利教又不足敵不能用敵者窮敵既不能反

侵故不能致器者困不能致器則無遠用兵則可以

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

道所傷也為敵所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脩深入敵國其

自脩以死地故也士自脩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

使敵若擾虛居常若搏景擊無設無為焉無不可

以化也無形可以觀無計可以為所此之謂道矣

逆可尋謂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

管子卷第六

